

# “语言恰到好处可不容易”

——朱自清佚简四通考释

■ 戚慧

2018年适逢朱自清先生120周年诞辰，有关部门拟出版新纂《朱自清全集》，因而向学界征集朱自清佚文、佚信。笔者新近发现朱自清佚简四通，兹全文披露并略加考释。

## 致郭绍虞一通

朱自清致郭绍虞信，见郭伯恭诗集《饥饿》。1935年11月，《饥饿》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，收新诗22首。书首有郭绍虞《序一》、朱自清《序二（代序）》及作者《付印题记》，书尾有作者《跋》。

朱自清序是其1935年9月写给郭绍虞的信，姜德明曾在《〈饥饿〉——农村生活的诗集》中提到，但未全文披露。兹照录于下：

绍虞兄：

郭伯恭先生的《饥饿》，细细读过了。有些诗写得非常亲切，像《纺纱妇》《卖布》等。有些诗写得很悲壮，却不流于肤廓，像《路上》《烧》等。《饥饿》的特点似乎更在前者。郭先生自己在《跋》里说得明白：

“我的诗是从真实的生活体验出来的，不大草率的写；虽然我对于乡村的取材很广，但那都是我亲眼见过的事实，因为我是从小在乡村里长大的。”

诗应当怎样写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们这破产的农村的光景，是值得诗笔记录的。小说取材于农村的很多，诗这方面，似乎还只有臧克家先生和郭先生。

这种诗显然不能用欧化文；语言恰到好处可不容易。

郭先生说：“关于诗的条件，我以为应当注意的，就是文字的平民化，词句的经济化，音节的天然化。”

他的确照这里所说的做去；除了第三项有时还不能做到以外，别的都做到了。——用俗字俗语写农村生活的诗，最早的还有一位蜂子先生（笔名）；见于民十七的《大公报》，题作“民间写真”，用的却是诗的形式。不过那些诗很少，又都简单，歌谣味儿比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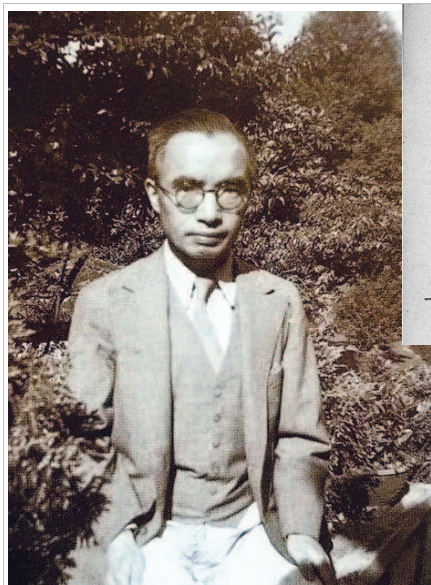
《路上》等诗，魄力大，想像也不缺少，但总嫌露些。《希望》《小河》像别人处太多，不妨删去。集中似乎只有两首抒情诗，《我是一只小羊》《江上黄昏》；前一首圆熟些。

这封信请让郭先生看看，妄评，勿罪！

弟朱自清 二十四年九月  
朱自清与郭绍虞交往颇深。朱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时，郭曾旁听。两人同为新潮社、文学研究会成员，参与组织中国新诗社，合编新诗集《雪朝》。

1924年8月，朱到清华大学任教。1927年7月，郭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。同在北京，彼此见面机会多了起来。

1934年春，郭绍虞因燕京大学休假，前往河南大学任教。据郭绍虞回忆：“二十三年春，我以学校休假之暇，在河南大学住过



▲朱自清先生（摄于上世纪40年代）。



▲郭伯恭诗集《饥饿》所刊朱自清《序二（代序）》。

▲游国恩《悼念朱自清先生》。

半载。当时，郭伯恭先生亦在开封，以其所著见示。其中一种，即是他的新诗集的稿本。”

郭伯恭（1905—1952），名习敬，河南人。1926年中学毕业后曾在家乡多所学校任教，授课之余从事文学创作。1932年秋，他弃教返乡，任严北乡乡长。1933年春，郭伯恭来到开封，寓居友人姚雪垠处。

除诗集《奔流》《激湍》《饥饿》，郭伯恭还著有《歌咏自然之两大诗豪》《魏晋诗歌概论》等。郭绍虞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，郭伯恭在此旁听学习，他将自己的创作稿本拿给郭绍虞看，郭绍虞将其诗稿推荐给了朱自清。

郭伯恭看过朱自清信后，在《付印题记》中写道：“朱佩弦先生在读后特意为它写了一篇代序，更是它一种意外的光荣。朱先生所推许的，我不敢当；朱先生所指示的，我已遵办。所以集中已没有《希望》和《小河》，为补其缺陷，我又另选旧作《问谁》和《生之路》这两首小诗，然后再去读集中的《路上》，至少可以容易窥见我走的人生的路，是怎样地坎坷，怎样地吃力了”。

## 致王平陵一通

1940年7月9日，贵阳版《中央日报》开辟副刊《文艺周刊》，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编，实际负责人为王平陵。

1941年11月13日，《文艺周刊》第四十七期始设“作家书简”栏，“编者案”云：“书简是应用文的一种，作家的书简，虽属信笔直书，然别有风味。在各学校特别重视应用文的此刻，本刊遇有较好的书简，当随时介绍给读者。”这一期，同时刊登了朱自清和苏雪林书简各一通，收信人均代之以“xx”，落款仅署写信人姓名，无年月日。

朱自清信如下：  
xx：  
在联大时，接到你的信，当时很高兴，但因为想不出题目，不能交

卷，便一直延搁没有复你。这些年教书的关系，留意的范围，狭窄得很：所以老找不着题目写近乎文艺的东西。去年过重庆，当时就决定写一些重庆印象给你补白。后来到成都，一忙就搁下。今年夏末秋初，重庆又经过大轰炸，使我觉得我的印象写出来也许太不符合，就索性不写了。近来检旧信，重读你的那封信，便决定还是将那些印象写出来给你看，但是写出来很短，只好补写罢了，对不起得很！你的地址，是向李季谷兄打听来的。祝好

朱自清  
信中，朱自清告知对方其地址是向李季谷打听来的。

查朱自清日记，1941年3月13日，“李季谷先生下午来访，我们畅谈。他被任命为四川大学西方世界史教授与历史系主任，但仍负责读书俱乐部的《通讯》。他答应寄我一整套杂志，邀我向它投稿”。3月14日，“写成文章《重庆一瞥》”。3月15日，“写信给王平陵，附去给圣陶的《重庆一瞥》”。据此可断定，此信是朱自清写给王平陵的，写作时间为1941年3月15日。

朱自清随信所寄《重庆一瞥》，是仅500来字的短文，后发表于重庆《抗战文艺》1941年11月10日第七卷第四、五期合刊，署名佩弦。

## 致游国恩二通

朱自清致游国恩信，来源于游国恩《悼念朱自清先生》文。此文作于1948年8月23日，同年9月1日刊于北平《正论》新9号“文艺”栏，文中抄有朱自清信两通。

第一通信是朱自清在成都写的：

泽承先生：  
嘱钞《三秦记》，已钞如右，乞察。此间友人颇有欲读尊诗者，便中如承钞寄一二十首最为感盼。《村居杂诗》亦盼将《中央日报》刻稿惠寄。以前蒙录示各首除“黎”字韵二首外，俱未带来，钞时不妨

重也。潘伯鹰君在渝印《饮河》副刊专载旧诗及诗论文（多白话作）。过渝时曾示以涂非诗，潘君选录五首，颇为读书所重。在此查病访友，已了一月，本意在休养，亦不以无工作为悔也。胃病或谓十二指肠溃疡，或谓迁性胃炎，大概不太严重。知注并闻。弟回昆约在九月二十日左右，匆上即颂

重复也。潘伯鹰君在渝印《饮河》副刊专载旧诗及诗论文（多白话作）。过渝时曾示以涂非诗，潘君选录五首，颇为读书所重。在此查病访友，已了一月，本意在休养，亦不以无工作为悔也。胃病或谓十二指肠溃疡，或谓迁性胃炎，大概不太严重。知注并闻。弟回昆约在九月二十日左右，匆上即颂

泽承先生左右：

久未晤，为念。前得潘伯鹰君一书，嘱向先生索诗，原函附奉。乞迳洽，为荷！《京沪周刊》一册并附上，并乞转寄涂非。五月节日多，文债累积，太苦太苦！明日借学生及眷属游山，真所谓偷闲少年也。勿此，即颂

文祺

弟自清顿首 三十六，四，十九  
1946年5月，西南联大解散，朱自清回清华，游国恩回北大。

清华、北大虽一墙之隔，但两人仅见过几次，因此朱自清说“久未晤”。朱自清告诉游国恩，潘伯鹰拟向游国恩索诗，并附上潘伯鹰原信及《京沪周刊》一册，希望他转寄给涂非。1947年2月9日，潘伯鹰主编的《饮河》诗刊由重庆移至上海，在《京沪周刊》上增列“诗叶”，故写信向旧友邀稿。同年6月8日，《京沪周刊》一卷第二十二期“饮河集”栏同时刊登涂非《呈佩弦先生》、朱自清《涂非惠诗次韵慰之》和游国恩《题杨可澄山水画册》，均由潘伯鹰手书。此后，他们的诗作多次见于《京沪周刊》。

朱自清在信中说：“五月节日多，文债累积，太苦太苦！”据朱自清日记，四五月间，他一直忙碌不停，写文章，参加各类活动，体重仅有47.3公斤。无怪乎游国恩感叹：“他的生活也真够苦的”，“他患胃病20年，在昆明七八年已经够苦了，回北平仍然是苦，而经常要上课，开会，讲演，写文章，接见学生，终日不得休息，怎么不会累坏了他呢？他生平为人方正严肃，言笑不苟，负责任，重然诺，是一个极有学养的人”。

此后，游国恩曾在学校聚会上见过朱自清几次，不久听到他病重的消息，心中满是担忧。

1948年8月12日，朱自清病逝。游国恩参加朱自清出殡及火化仪式，写了挽诗《哭佩弦先生》：

十年漂泊得生还，尘流征衫鬓欲斑。

反胃陈王妨饮食，解颐匡鼎动愚顽。

文章新变空余子，忧患平生塞两间。

太息唐楼成故事，与君斟酌陆浑山。

在《悼念朱自清先生》文中，游国恩满怀深情地写道：“朱先生啊！我们的友谊以诗始，也应该以诗终。现在我写了一首诗来哭你，挂在你的灵前，不知道还能博得你的谬赏否？”